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張文祥刺馬案 第四回 遇出家為窺秘密事 思探險因陷虎狼居

話說陸小青忽一眼看見知客老和尚坐在房裡，真是一驚不小，見他問話，只得竭力裝出行所無事的樣子答道：「因為今日是中秋佳節，我在白天行路的時候，便打算揀一處地方風景好的飯店落下，準備弄些酒菜賞月，免得虛度良宵。誰知所經過的飯店，我都覺得不好。原想多趕一程路，以求能滿我這心願的。無奈山路難行，剛近寶剎，天色已昏黑不能行走了，因此只得來寶剎借宿。方才正上床睡了，忽見從窗格裡射進來的月光，清明如畫。偶然想起這樣皎潔光明的月色，照著這樣清淨莊嚴的佛地，應該比一切的地方都好看。在飯店裡賞月，怎趕得上在這地方賞月呢？我何幸於無意中遇了這種良宵美景，若就這們糊裡糊塗的睡了，辜負了這樣好時光，豈不太可惜。雖說一時間取辦出酒菜，然我以為在這種清淨莊嚴的地方賞月，飲酒食肉，盡覺太俗。於是就翻身起來，在外面廊廡下及石坪中徘徊欣賞了好一會。我生平所歷的境遇，實以剛才這一剎那為最高潔。」陸小青有意是這們接連不斷的說了一大篇，好掩飾他偷窺秘密的痕跡。知客老和尚也不打斷他的話頭，只管笑嘻嘻的望著他說。他見知客老和尚不像有惡意的樣子，以為知客老和尚另有事故到這房裡來，偶然湊巧在這時候，並不是為知道他有偷窺秘密的舉動而來的。自己疑心生暗鬼，無端吃了那們一大驚。說完了這一大套話，看知客老和尚不住的點頭笑道：「居士真是雅人，才有這般清興，貧僧欽佩之至！」陸小青這時心裡已安定了，問道：「老和尚怎的這時分還不去安睡？來此有何見教，知客老和尚只是不轉眼的望著陸小青的臉，笑道：「並沒有甚麼事，只因貧僧心裡異常欽佩居士，想來這裡與居士多談一回。」陸小青道：「我生平一無所能，怎敢當老和尚欽佩兩個字，」陸小青口裡這們說，心裡卻疑惑這和尚必是從甚麼地方，看出他是一個有本領的人來，所以回答說生平一無所能。

想不到知客老和尚聽了，伸手豎起大拇指，說道：「居士的能為很多，貧僧久已知道，不過貧僧欽佩的，不是欽佩居士的能為，是欽佩居士獨一無二的膽量。」陸小青覺這話很詫異，隨口問道：「老和尚和我初次相逢，何以知道我有獨一無二的膽量。」知客老和尚大笑道：「居士可明白貧僧的職務，是幹甚麼事的？如何會不知道居士的膽量呢？」陸小青雖明知話裡有因，然仍猜不透是甚麼用意，只好說道：「我生性太愚笨了，老和尚的話帶著禪機，我仍是不能領悟。請老和尚明白說出來罷！」知客老和尚道：「居士故意裝呆也罷了，教貧僧明說，貧僧也只得明說了。世間上的人，不論男女老少，沒有一個不怕鬼的，雖也有些自負膽壯的人，青天白日說大話欺人，他不怕鬼，究其實，何嘗不怕？明知青天白日是不會有鬼的，才敢說這種大話，若在深夜無人的時候，真個有鬼出來，給那些說大話的看見了，看他到底怕也不怕，我看誰也不能有居士那般大的膽量。居士說生平的境遇，以剛才一剎那為最高潔，貧僧很相信居士說的話確不虛假，像剛才那一剎那的境界，人生原不容易遇著。但是貧僧要請教居士剛才所遇的，究竟是如何的情形？」

陸小青聽了這番話，已經安定了的一顆心，不由得又衝跳起來了。暗想：我若承諾是看見了許多女鬼，便不能不承諾偷窺了蓮座上的黑洞。這寺裡和尚表面裝做得個個是羅漢，個個是菩薩，暗中卻造下彌天罪孽。如果被識破了揭穿出來，這寺裡百多個和尚，不待說都沒有活命，就是這座堂皇壯麗的紅蓮寺，也必付之一炬。這樣關係重大的秘密，被我識破了，可知他們決不肯與我甘休，我還是一口咬定不曾見鬼的好。陸小青當時心裡這們細細的思量，表面上並不敢露出一點幾躊躇的神氣，聽完知客老和尚的話，故意裝出驚訝的樣子，說道：「老和尚，這些話從哪裡說起，我聽了完全莫明其妙。我生平沒見過鬼，並不相信世間上果有鬼，也沒有很壯的膽量。老實對老和尚說，我剛才起來賞月，固然是因中秋月色好，然大半也因平日不曾獨睡得慣。就是前昨幾日在飯店裡歇宿，也是四五個客商同歇一房，獨自睡一間房的時候，從來沒有過，免不了有些膽怯，不如索性起來，到月光下賞玩一會。老和尚倒來欽佩我的膽量，這簡直是有心挖苦我的一般。」

知客老和尚至此，忽然改換了一副嚴厲的臉色，伸手在桌角上拍了一巴掌，怒道：「你這人太不識好，敢在真菩薩跟前燒假香！我的話已向你說明了，你還敢是這們瞎扯談，你以為不承諾這回事，便可以支吾過去麼？你也不想想：我這紅蓮寺裡一百多個和尚，不都是死的，你在佛殿上的行為，豈能瞞得過我們的耳目？我勸你自己知趣點兒罷。」知客老和尚此時的神情聲口，與初見面的時候，前後截然兩人。初見面時春風滿面，開口必合掌躬身，無論如何會巴結的小老爺，見上司也沒有這般慇懃恭敬。此刻一翻轉臉來，那種橫眉豎目的兇惡樣子，就是殺人不眨眼的強盜，也沒有這般厲害，陸小青初次經歷這樣險境，又早已自覺心虛，此時見了知客老和尚這般凶像，更不由得膽怯起來。

那些無禮的話聽到耳裡雖不免有些冒火，然不敢發怒，恐怕鬧得決裂了，單身一個人，縱有絕高的本領，身入虎穴，也斷乎討不著便宜。只得竭力按捺住火性，平心靜氣的說道：「老和尚這些話實在來得太奇怪了。我來寶剎借宿，是老和尚允許了我的，我並沒有偷進寶剎來。實心實意的與老和尚說話，為甚麼無端責罵我是瞎扯談？我睡不著出房外賞月，本除賞月光而外，甚麼東西也沒看見，老和尚卻硬栽在我身上，說我看見鬼。我便退讓一步，就算是我看見鬼了，也不干朝廷的國法，不犯寶剎的法規，老和尚何必這般惱怒？我不知道『知趣』兩個字怎麼講？只是我乃過路的人，明早天光一亮，就要動身趕路的，因此我也毋庸請教是怎生解脫。既承情許我借宿，於今時候也不早了，請老和尚進去安歇，讓我安睡一覺，明日好趁早登程。」說罷，拱了拱手，做出準備送客的樣子。

知客老和尚哪裡作理會呢？虎也似的哼了一聲，指點著陸小青的臉，說道：「真是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獄無門闖進來！你借宿便借宿，誰教你多管閒事，你既沒看見鬼，好好的佛座蓮台，要你點著燭東尋西覓些甚麼？你要知道，嘴巴硬是不中用的。我因憐念你年紀輕，不知世事，佛殿上那些舉動，或者是出於無意，我才不辭煩瑣，用好言來開導你。誰知你是狗咬呂洞賓，顛倒不識好人，反想在我跟前賣弄你的口才，以為說得近情理，便可以支吾過去。試問你此刻還能有話支吾麼？」陸小青見點燭照蓮台的事已被老和尚看見了，知道再掩飾也不中用，越是膽怯害怕，越想不出對付的主意。

到了這種時候，明知就是哀求苦告，也不見得便能免禍，倒不如索性和他硬來，看他把我怎生辦法，我若命中注定了要死在這寺裡，任如何也逃不脫。恩師傳授我的本領，不在這時候應用，有何用處？凡事只在一轉念，陸小青賴有此一轉念，膽氣登時豪壯了，也陡然在桌上拍一巴掌，叫道：「你不要欺我太甚！我是從此地過路的人，第一次到這寺裡來，誰知道你這寺裡有不能見人的機關？佛座蓮台安放在大殿上，原是常人禮拜的，我就拿燭照看一會，算得了甚麼？」知客老和尚見陸小青生氣，面色倒和緩了說道：「在你自然算不了甚麼，然你知道我們也算不了甚麼嗎？」陸小青道：「我鬼是見了，蓮台也是照了，你既怪我不應該看，只看你打算將我怎樣？你有甚麼手段，儘管使用出來。」知客老和尚點頭道：「你既肯承認見了鬼，照了蓮台，以下的話就好說了。你依得我的話，我並沒有甚麼手段使用，我這寺裡的機關，萬不能給寺外的人看破，誰看破了，便取誰的性命，不問是有意無意，善人惡人。你今夜識破了寺裡的機關，照例本沒有閒工夫來和你說話，一炷悶香將你薰翻過去，隨便派一個小沙彌來，可以了了你的帳。只因我們當家師說，你是個有些來歷的人，不忍拿對待平常人的法子對待你。佛眼相看，開你一條生路，你只立刻皈依當家師，剃度出家，從此你也成了這寺裡的和尚，不但不追究你偷窺的罪，凡是寺裡一切秘而不宣的事，你都能預聞，比真個成佛成仙的，還要快樂多少倍，這是你有大造化。有幾多大富大貴的人，勘破紅塵，要求皈依我當家師的，當家師哪裡把那些人看在眼裡，多是連瞅也不瞅一眼。又有幾多大叢林裡的大和尚，要求在當家師眼前參學的，沒一個不被當家師一口回絕。你是前生修積了，今生才有這樣好機緣，你的意思以為怎樣？」陸小青問道：「你這話是教我出家做和尚麼？」

知客老和尚道：「不錯！除了立刻出家做和尚，沒有第二條生路給你走。」陸小青冷笑道：「出家做和尚，我知道是再好沒有，我父母都已去世，沒有兄弟叔伯，沒有妻室兒女，出家也正相宜。不過，我不能被你們逼迫出家，我到了願意出家的時候，自會皈依三寶，此時不是我出家的時候，」知客老和尚笑道：「虧你說得好太平話，你在這裡做夢啊，若由得你此時不出家，也不

說沒有第二條生路給你走了，你趁早打定主意罷。你存心要走死路，就是活佛臨凡，也不能度你。」一面說，一面突然從衣底拔出一把雪亮的單刀來。只是看那單刀的形式，和尋常的單刀不同。刀背不過半分厚薄，刀長約二尺四五寸，寬才一寸五六分，刀把也比尋常單刀把短些，僅夠握一手的地位，刀葉□分綿軟，好像是捲起來繫在腰間的。拔出來時，彎曲得與一條皮帶相似，隨手舉向桌上一拍，登時挺直與尋常的單刀無異。知客老和尚即用刀尖指著陸小青道：「你不立刻皈依三寶，就請試試我這緬刀的滋味！」

陸小青雖不曾見過這種又軟又薄的單刀，然一聽試試緬刀滋味的話，心裡卻想起他師傅羅春霖曾對他說過，緬刀是緬甸出產的，極鋒利無比。緬甸的風俗尚武，無論何人家生了男孩子，親戚六眷送三朝週歲禮物的都少不得要送些毛鐵，至少也得送三五斤，多則數□斤百數□斤不等。這生男孩子的人家，將各處送來的鐵集合起來，用煉鋼的方法，終年不斷的煉起來，直煉到行冠禮的這一日，才打成一把刀。這把刀就歸這個男孩子終身使用。這種鋼煉得純熟到了絕頂，能和盤皮帶一般的，捲成一個圓圈，繫在腰間，從表面一點兒看不出。這種刀雖是鋒利無比，然使用刀極不容易。因為刀葉太軟，若使勁略偏斜了些兒，每每將刀口劈翻轉過來了。緬甸人從小操練，然能使用如意的，一百個之中，也還不過幾個人。中國人少有用這種刀的，能用這種刀。必有驚人的本領。羅春霖曾拿這些話向陸小青談過。此時想起來，知道這老和尚必有些了不得的本領，但是陸小青是個好強的性質，又是年紀很輕的人，正想憑著一身本領做些事業，如何肯出家做和尚呢？當下也顧不得自己的本領是不是知客老和尚的對手，他是練童子功的，週身能不避刀劍，所以雖明知道緬刀厲害，並不畏懼。反掉轉臉望著旁邊笑道：「你這類東西，毋庸拿出來嚇我。莫說我這時候寧死也不出家，就是要出家也不得在你這萬惡的紅蓮寺出家，你休得妄想。你有手段殺我，儘管殺來。」陸小青說完這話，以為知客老和尚必真個動手殺過來，倒很留神他的舉動。

誰知他又自行轉過臉來，從容說道：「古人說的：螻蟻尚且貪生。豈有一個少年人，無端自願走上死路的道理？你此刻這般桀驁，難道疑惑我不敢殺你麼？你這個念頭就錯了。你代替我們想想：你既識破了我們的機關，又不皈依我當家師，我們敢留你一條性命，放你出去麼？你自問能有多大的本領，自問能打出這紅蓮寺麼？」陸小青道：「我既說了寧死也不在這時候出家，還有甚麼話說。」知客老和尚趁陸小青在昂頭說話的時分，冷不防舉刀撲殺過來，口中隨著罵道：「好不識抬舉的東西！其實陸小青早已處處提防著了，見一刀努下，有意伸出左膀迎上去，一則存心賣弄他自己的工夫，二則想借這下試驗這緬刀究竟怎樣鋒利，想不到老和尚一刀未曾劈下，忽然「哎呀」一聲，自行將刀掣了回去。一低身竄出了房門，回頭向陸小青說道：「好，看你有本領，能插翅飛出紅蓮寺去！」說時，房門「劈拍」響了一下關了。這們一來，倒把陸小青怔住子，猜不透老和尚是一種甚麼舉動？不知究竟是一種甚麼舉動？且等下回再說。